

Un sang d'aquarelle



淡彩之血

[法] 弗朗索瓦兹·萨冈 著 黄小彦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淡彩之血

Un sang d'aquarelle

[法] 弗朗索瓦兹·萨冈 著 黄小彦 译

Françoise Saga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淡彩之血/(法)萨冈著;黄小彦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7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ISBN 978-7-214-04688-8

I. 淡… II. ①萨… ②黄…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4054号

Un sang d'aquarelle by Françoise Sagan

Copyright ©Editions Gallimard 198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284

书 名 淡彩之血

著 者 [法]弗朗索瓦兹·萨冈

译 者 黄小彦

责任编辑 周晓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688-8

定 价 17.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致弗朗索瓦兹·维尔尼：以我的仰慕、感激与热爱之情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注意！这是最后一个镜头了，我们马上开始拍摄！”

康斯坦丁·冯·梅克回到拍摄现场的摄影机旁，一路经过的聚光灯将他一头赤褐色的头发照得闪闪发光。他留着红棕色的小胡子，又长又大的眼睛开至太阳穴，突出了高高的颧骨、鼻子和厚实的嘴唇。这样的一张脸，配上他那典型美国式的、高度超过 1 米 95 的笨拙身材，令他看起来有股野人的味道——不过是个有教养的、面带微笑的野人。他曾是红透好莱坞 20 年的导演，近三年来却仅在德国备受青睐。

42 岁的康斯坦丁·冯·梅克行为之怪诞和他的电影一样闻名。正是他傲人的才气和巨大的成功，使得清教徒式的德国纳粹对他放浪的私生活和淡漠的公民意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康斯坦丁·冯·梅克在好莱坞开创他的职业生涯，并且在那里娶了顶级明星婉妲·布雷森。在加利福尼亚生活了 25 年之后，他以接拍宇宙电影股份公司(U. F. A.)的《美狄亚》为由，

于1937年回到了德国。这次回归在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引起了史无前例的轩然大波。人们目瞪口呆、伤心欲绝地发现,不受束缚的、才华横溢的、不可救药的康斯坦丁·冯·梅克竟然是一个狂热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叛徒——而德国则是欣喜若狂、满心骄傲地发现这一点。即便自此以后,康斯坦丁·冯·梅克在德国拍摄的仅是一些消遣性的喜剧片,这些片子越来越缺乏抱负,而且也尽可能地回避政治色彩。据说他曾经拒绝拍摄《犹太女人》或任何其他更加介入当时政治问题的作品。又据说他拒绝得直截了当,激怒了第三帝国的要人。这种行为本来足以让他命丧黄泉,所幸他能拍出当时唯一能够逗笑戈培尔博士的电影作品,因此他获得了这位权倾朝野的希特勒主义宣传部和文化部部长的公开的全面保护。康斯坦丁·冯·梅克除了对犹太贱民宽容、完全缺乏政治教养以及对国家社会党缺乏热情之外,还被怀疑是一个酗酒、吸毒、沉迷于男女关系的双性恋者。这最后一种性倾向尤其让国际上众多人士笑到掉眼泪。尽管如此,一旦他的作品不能再将戈培尔逗笑,康斯坦丁·冯·梅克就会发现,从慕尼黑到达疏^①之间只不过20公里的路程。

此刻的康斯坦丁精力充沛,身形笨重,面带微笑,脚下踩着他的旧西部靴,口中吐出许多命令和建议,其中还不由自主地

^① 即 Dachau,德国的一个小镇,是纳粹时期的一个集中营,杀人工厂。在德国,它的名字甚至比波兰的奥斯威辛(Auschwitz)还要臭名昭著。——译者注

夹杂着一些不合时宜的英语词汇。如大家所料,那是习惯使然。他看起来像是世上无忧无虑的化身。

“好了,走吧!”他说,“我的小莫德,我提醒您,这是我们这部出色的爱情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您的台词是所有对话中最动人心弦的段落之一。我希望您在这里的表现会令人印象深刻。加油!快点。发动引擎……”

莫德·梅里瓦,宇宙电影股份公司大力宣传的漂亮的影视新星。这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天真少女把目光转向镜头,她希望自己的眼神热情中夹杂着痛苦,但事实上康斯坦丁认为那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被蛇吓住的兔子。此时置景工恰好将打板伸到她和摄影机之间,感觉就像是把菜单递给一条蟒蛇一样。置景工大喊一声“《命运的提琴》,镜头 18,拍摄第一次”,而后迅速离开。

“不,我无法接受您送的这些玫瑰!伯爵,这些可怜的花儿令我不安。它们的香味在消散。我又能奈之何?”莫德问道,却是带着一种轻快的语气,这令她的台词听起来尤为荒谬。康斯坦丁目前并不认同某种更加严肃、更加符合国家社会党的“路线”的作品,于是,他着手在他们强压给他的充斥着蠢话和感伤的剧情以及对话中找到某种病态的魅力。然而,以这种口气说的这句“我又能奈之何?”,即使是最多愁善感的葛丽卿^①之辈听了也会笑出声来。

① 《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译者注

“听着，”他说，“跟我来，莫德。让我们来剖析一下这个年轻女孩所体会到的反感情绪。”

“哦！好的！好的！”莫德欢呼。康斯坦丁不自觉地拉着她的手，年轻的女演员穿着一身衬架式女裙，在身高与她相差悬殊的康斯坦丁的陪衬下，看起来像个玩具娃娃一样。康斯坦丁试图抽出他的手，但没有成功。他一时间忘了，年轻的女孩已经被她母亲和经纪人洗过脑，认为女演员有机会与她的导演上床，尤其是与一个“康斯坦丁·冯·梅克”式的导演。他也忘了，面对他彬彬有礼的拒绝，莫德以为自己的心碎了。康斯坦丁知道，在“以为爱”和“爱”之间，在“以为遭受痛苦”和“遭受痛苦”之间不存在多大的差别，因此他在莫德面前始终表现得亲切体贴。为以防万一，他在中途抓住在那里拖拖拉拉的布景师的手臂，像拉头巾一样拖着他走。他们离开聚光灯的光线，走向摄影棚的最里面。

“这个句子有些不对劲，”他说，但莫德又一次热烈地打断了他。

“是的，有点儿问题，”她强调道，隐隐约约地希望把错误落实到剧本作者的头上。这里有点行不通，”她停下来，用手指指着两乳之间的一点，仿佛那儿正是心理障碍的地方。康斯坦丁礼貌又迅速地看了她那里一眼。

“听着，”他说，“就是我听到的这个‘嘿’让我感到不舒服。您说台词的时候发了‘嘿’的音！就您那句‘我又能奈之何’。听起来就像是您在专横地叫露天咖啡座的男服务生，‘嘿，来这

里!’或者与此相反,就像是您惊讶万分地发现一种新的异国水果:‘瞧,瞧,一个嘿布林!’我听到的是带有‘嘿’音的‘我又能奈之嘿’,您明白吗?”

莫德什么也不明白。她惶惶不安地想着,在这个从一开始就假定为是维也纳式的轻歌剧里,男服务生和异国水果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她点点头说道:

“是的,是的,我想我明白了……只要您一解释,一切就十分清楚了,不是吗?”她问站在康斯坦丁另一边的布景师,布景师垂着眼睛点点头。他看到康斯坦丁往后仰着头,就像是要检查光线一样。康斯坦丁松开布景师的手腕,抬手去弄自己的胡子,把它们抓得散乱,然后又用两根手指把它们扭转过来,逆着毛发倒梳,希望藉此形成面纱来掩饰他的笑,却总是徒劳无功。布景师熟悉这些康斯坦丁·冯·梅克发笑的预兆,并且知道他的笑声是多么具有感染力,因此他使劲儿竖起耳朵。

“是的,”莫德·梅里瓦重复道,两手紧紧挽住康斯坦丁的胳膊。康斯坦丁走到摄影棚门口,拐了个弯,正好将莫德半提离地面——那一瞬间她就像一只落在大型客轮行驶时形成的涡流上的钓鱼船。

“是的,”她又重复道,“您不想这里有个‘嘿’……不想它出现在‘我又能奈之何’这里。但是这样的话,您希望我把它放在哪里呢?”康斯坦丁和布景师停下脚步,马上又继续往前走,没有看彼此一眼,也没有给她任何答复。最后康斯坦丁嘟囔着说:“总之不要把它放在任何地方。更加轻柔一点,十分单纯

地,这些花儿……不管怎样您应当对它们表示怜悯之情,它们可不比其他东西丑。啊对啦……亨利,要把花束换一下,它已经凋谢了。不是的,您瞧,莫德,这些可怜的花儿可不比其他东西更有罪,是伯爵使它们显得可疑。”康斯坦丁努力地解说着,莫德觉察到了,她感到十分激动,尤其是当她发觉布景师的态度十分可憎的时候。因为布景师冷漠地背过身去,头转向另一边,好像他不需要从天才的康斯坦丁·冯·梅克嘴里学到些什么似的。

“您知道这种事情会发生,”她大叫!“甚至就在生活中!有一次一个男的——一个大亨以为可以用珠宝买下我或是取悦于我!可我……”她微笑着说,对那人的错误心理更多的是感到好笑而非愤怒。“看吧,他刚将桌上的项链递给我,仅仅是看到他的手和他的脸(虽然当场还有首饰盒等等其他东西),我就有种感觉,那些项链都是假货!这令人难以置信,不是吗?立刻!一下子这些宝石变得可疑,就像您说的那样。”她停下来,顿了好一会儿又得意洋洋地补充道:“而最妙的,最妙的是它们的确就是那样,假的!您明白吗?它们的确是假的!”

但是这个明显的论证并没有获得她所预期的成功。不只是布景师已经背转身消失不见,连康斯坦丁·冯·梅克目前看起来也完全把注意力放在了聚光灯上。他仰着头,冷冰冰地要求她回到拍摄位置上去。

“到时间了,”他说,“是时候拍这场戏了,既然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他声音嘶哑地说完最后一句,同时在莫德面前朝摄

影机方向摆摆手,就像是莫德还不明了她的职责所在。莫德失望地要离开,但这时康斯坦丁的目光远离了她,落在摄影棚的门口。他态度中的某种东西令莫德又转回来朝摄影机走去。康斯坦丁发现门口站着两个军官和两个勤务兵,他们表情倨傲地定在那里,出于对他人工作的尊重而保持安静,但也不加掩饰地肯定他们的存在和慎重已经惹人注目。他们簇拥着电影制片人和法国制片公司的制片代办,一同观看这部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钢盔的光芒与靴子的光泽在黑暗中交相辉映,在他们身后的门里头,一群法国新闻界的摄影师来来去去。

“先生们!”康斯坦丁说——而莫德又一次思忖为何每次官方访问的时候,这个导演的声音都如此不同,如此平直,如此生硬。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疏远而拘谨;可他接待的毕竟是他的同胞啊。

“好了,加油,请大家继续吧!”康斯坦丁说道。每次面对这些来访他都用英语说话。莫德听了微微一笑:他真是个孩子,她想。她咧开嘴,对这次拍摄成竹在胸。因为,只要有德国人在场,康斯坦丁总是表现得很热情,即便是对待他的翻译和剧组人员。他的俄国式愤怒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褒奖之辞。

“先生们,我们就要完工了。这是最后一个镜头。梅里瓦小姐,”这回他用法语说,“加油!之后我们将一块儿喝香槟,那是我们该得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该得的!”他随即又将这些话准确无误地译成德语,尽管他没有转身面对着他的来访者,就

好像这些军官在法国呆了两年多之后,依然听不懂这三句用当地语言表述的微不足道的短句子。轻微的笑声和同谋的目光围绕着他,康斯坦丁突然有种当大家长的感觉。事实上,一直以来所有的技师和演员都很喜欢他,而这一点确实也令他感到愉悦。康斯坦丁的确非常喜欢人们为他着迷,喜欢安慰、逗笑、吓唬、保护、珍爱他们,即使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康斯坦丁承认自己确实喜欢取悦他人,虽然在他看来,有时那是出于一种带着嘲讽的善心,藉此他避免了承认自己也是需要被爱的。在这方面他有一种直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明显的确信,那就是他的本意甚至不是这些词语能够表达或者体现的——不管怎样他是这么认为的。

“开拍!”康斯坦丁喊道。

“不!不!因为来自于您,伯爵,就连这些可怜的玫瑰花也都散发着令人不安的香气。不,我不能接受这些花。我又能奈之何?”这回莫德使劲儿叫嚷着,与导演的建议南辕北辙。但她并非出于故意:直到这次开拍前,莫德一直是拿着旧花束在重复台词,而布景师根据康斯坦丁的上一个要求抽空匆忙地把花束给换成了新的。正当她朝伯爵举起花束,可能是要让伯爵闻花的香味以及感受她的厌恶感和玫瑰花的清白无辜时,一段铁丝滑到她右手拇指的指甲下,而当她说完“我不能接受这些花!”与此同时垂下手臂时,这根铁丝便毫不留情地刺进了肉里。因此,在莫德这句新的“我又能奈之何!”里感受不到一丝温柔,恰恰相反,她的声音里满是震惊、气愤,甚至是愤怒——

仿佛伯爵忘了自己的暧昧角色，把手伸到了她的裙子里。

这个在最后一刻发生的变数，这种语调击碎了康斯坦丁·冯·梅克的冷静，他要一头栽倒在布景后部巨大的钢琴后面了。那是一架令人叹为观止的整个儿敞开的钢琴，而咬着头巾，憋着笑的康斯坦丁正和电工待在它的背后。在离他俩六米远的地方，布景师脑袋朝里钻在包装纸盒中，他钻在里头一动不动，就像一只直直地翻倒在垃圾箱里的空瓶子。军官那一伙人并不明了这个偶然事件，他们礼貌地鼓着掌，目光善意地看向莫德。

“康斯坦丁！”莫德定定地站在聚光灯下叫道，“康斯坦丁！冯·梅克博士先生，”她困窘地轻撇了一下嘴，纠正道。这个动作向这些军人显示出莫德·梅里瓦可能的亲切，无论是对她的导演或是其他普通男人。“康斯坦丁，我们现在做什么？您希望我重新来一遍吗？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有点激烈，不是吗？我受伤了。”

莫德很想挥手指，展示上面冒着的血珠，扮演脆弱的小孩，但她最终克制住了。毕竟，这些穿着军装的男人刚从俄国、非洲或其他地方的战场上回来，那里流血流得可严重多了。

也许他们对于这因扎刺引起的流血更多的是厌烦而不是感动。终于，康斯坦丁从钢琴后面走了出来，他满脸通红，手插在腰上，呼吸短促，两眼充血。然而他可不是来声称自己生病的，他，康斯坦丁·冯·梅克！那会让整个欧洲都发笑——而莫德会是第一个。

“好吧，”他咕哝道，“如果您想的话，好吧，是的，我的上帝，当然，也许……总之您可以更加 careful(小心)，我们之前是怎么说的？”他向军官做解释，“careful(小心)？啊是的！更加……更加专心，更加投入，嗯，莫德？你刚才表现卓越，亲爱的，就是这个词，卓越！但我们还是要再来一次，为了乐趣，嗯？也是为了这些先生们。”

他嘟嘟囔囔地说着，喘着气，他一定是发烧了。于是莫德决定必须尽快结束：“开拍”的话音刚落她就投入了：

“不，我不能接受这些花。因为来自于您，伯爵，就连这些可怜的玫瑰花也都散发着令人不安的香气。不，我不能够。我又能奈之何？我又能奈之何！”她又叫嚷了一次，激动得就像一只母鸡，因为康斯坦丁可能是兴奋得发了狂，他直冲上平台，热烈地把她紧搂进怀里，身子在她肩上弯成两截，一边含糊不清地重复着：“好极了，我的宝贝！好极了，好极了我的宝贝！”他庞大的骨架因无声的干泣而颤抖，因一个男人如此感人的抽泣而颤抖。而莫德则亲切地抚慰着这个全世界都认为放荡、甚至是厚颜无耻的著名的大高个儿，就像抚慰一个小男孩一样。“我感受到在这副庞大的骨架里，在这副专制的面具下跳动着一颗孩童的心，但同时也是一颗天才之心。”想必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莫德会根据她的经纪人逐字逐句的口授如此向《国际电影报》杂志吐露心声，而这一次她的“心声”确实与她的感情相一致。

“怎么了，”莫德说，她还是有点被吓坏了。“怎么了，康斯

坦丁。有什么令您不高兴吗？有吗？您想要我们重来一遍吗？”

她听到康斯坦丁一边抽泣，一边说：“不，不要！……不……不要！……最后一个镜头了！……”莫德考虑了一会儿，认为自己理解了导演的忧伤：这是他的电影的结束，“他们的”电影的结束。也许他最终喜欢上了它？也许他知道他们将因各自的事业而各奔东西？也许有什么跟这部电影、与它的故事相关的东西令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在此期间，脸上一片狼藉的康斯坦丁恬不知耻地，在他的女主角的卷发和白色细麻布头巾上擦拭自己被泪水浸湿的长胡子。

“瞧，康斯坦丁，”她说道，“瞧，我们还会相见的。想想看我和您一样激动。您要自我控制一下，这儿还有这些人，这些军人。康斯坦丁！”

康斯坦丁费力地挣脱开来，但莫德·梅里瓦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似乎直接击中了他，把他掷回到莫德的肩头。这令达利于斯·波佩斯库——宇宙电影股份公司的新闻特派员极为惊讶。因为世界上私生活最为放浪，但羞耻心却最为顽强的康斯坦丁，从未让人拍到与任何人有亲密的举止。人们最多不过是有一次在一间酒店旁看到他牵着妻子婉姐的手。但现在，他在波佩斯库面前不假思索地把年轻的莫德·梅里瓦紧抱在怀里，并且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无论是作为新闻特派员还是作为普通人，达利于斯·波佩斯库都未曾遇到过这样的独家新闻，他为此而变得歇斯底里！

然而，莫德并没有对康斯坦丁说什么多动人的话，她仅仅